

戎馬生涯 (二)

李品仙

見焦達峯晤陸榮廷

在黎元洪正式就任鄂軍都督的第三天，楊瑞麟同學得到通知派他回廣西作連絡策動的工作。我和楊瑞麟同學一向要好，他堅邀我和他同行，並且要立即束裝就道。

當時我想由武昌到桂林最快也要半個月以上

，而且以我們的身份地位能否策動出師響應，也很難說，這實在是一樁萬分艱巨的使命。

不過當時對這些問題似乎已再無考慮的餘地了，我只有答應和他同行，連旅途中應有的準備我也未加過問。我們沒有再回學校檢點行李的時間，當天中午便匆匆啓程。我們原想先乘船至長沙，然後再由陸路往桂林，不料此時由於戰事的

關係船隻固已逃避一空，連車馬也無處尋覓了，最後我們只有徒步沿武岳大道向岳陽進發。

這次同桂之行說來非常可笑，而且幼稚萬分，最糊塗的莫過於我們在起程前連旅費都忽略了。我們兩人隨身攜帶的湊在一起還不到五塊銀元，等到我們發現這個問題時，已經是第二天的事了。

我們以為與其再回武昌籌措旅費耽誤時間，不如沿途告貸，以我們的身份，並編造一套正大光明的理由，大致是不會發生問題的。

第三天到達汀泗橋，由於路費已經用罄，乃向當地黃家畈黃志成先生籌措。他是漢口一丹大藥行的主人，家資巨萬，富甲一方，借一點旅費自然毫無問題，黃老先生慨然應允，不過他有一個條件，要我們在他家中多留數日替他編組民團。

開國元勳之一焦達峯，領導長沙起義光復三湘，惜為亂兵所戕。



動響應起義的人物。

商人是最自私而敏感的。我們在黃家住了約一星期，將他自衛的民團編組好了之後，動身時，黃志成先生贈送了我們數十串銅錢的路費，這真使我們有些啼笑皆非。我想他可能是因為這些銅錢如果革命成功了不免便要作廢，縱使還可通用因世亂而不便收藏或搬運的緣故。但我們對這筆為數不多而重量不小的銅錢，既無處可以兌換，攜帶又嫌沉重，便真感到為難了，最後只好雇一挑伙同行。

由挑伙擔着沉重的銅錢行走，自然為宵小所注意，因此又在途中遇盜，演出了驚險的一幕。在到岳州前一天的下午，當我們行經一處靠近河邊野草叢生的荒野，忽從路邊竄出兩人。他們頭纏黑布，腰束麻繩，手執鋼刀，來勢兇兇的喝聲叫我們站着，並走向前來。楊瑞麟同學問他們作甚。他們回答是奉縣衙門之命檢查行李的，並命快將包裹打開他看。好在我當時是走在後面並帶有一枝手槍，親狀知是土匪，立即拔槍上前，指着他們說：「朋友！請把眼睛放亮些！你們想發財？你問問這傢伙會不會答應！」我的話尚未說完，那兩個土匪一看情形不對，就骨碌地向野草叢中一跳，沒命的逃走了。我們爲了趕路，也便不加追擊。

至岳陽後，改乘船直抵長沙，此時已是九月初旬；長沙已於先數日反正了。在長沙休息了兩天，知道除湖南外陝西和江西的九江亦已反正，使我們覺得非常高興。因為這一來武漢不再是孤立的奮鬥，而且也增加了我倆同桂連絡反正的信

心。

長沙反正後被推舉出來擔任湖南軍政府都督的是焦達峯，我們抵達後的翌日前往請見，報告武漢起義的經過情形。他除派員招待外，並贈送了一些路費。越日即雇船自長沙動身回桂林。從長沙往桂林是沿湘江逆流而上，速度比徒步快了很多，及抵達全州時已知廣西亦已於九月十四日由當時的廣西巡撫沈秉堃率領軍民通電反正，且廣西的援鄂軍也由趙恆惕先生率領開始出發了。這當然使我們喜出望外，不過對我們所負的任務實際並未貢獻絲毫力量，也感覺萬分慚愧。

廣西軍政府的都督原是沈秉堃，沈因隨援鄂軍出發，乃薦陸榮廷自代。我們抵達桂林後即前往晉見，報告回省的任務及武漢起義情形。此時已是九月下旬，東南、西南、西北各省已紛紛響應獨立，推翻滿清政府已是指日可期了。陸榮廷除對我們加以慰勉外，並囑我們即留本省工作。當時廣西的軍政府設在桂林，在梧州設有分府，以我是梧州人的關係，陸都督乃將楊瑞麟同學留在桂林，而將我派往梧州的分府工作；這自然是我求之不得的。

梧州軍政分府是由莫榮新負責，莫府長因我是陸軍中學的學生，而我的家庭又是當地的望族，對我至表歡迎，即任我爲梧州軍械局的委員。那時我雖然還是不滿二十一歲的青年，在軍事上沒有任何經驗，但比之軍政分府及所屬部隊那些行伍出身，不僅未受高等教育，即讀書識字也屬不多的軍官，我要算是出類拔萃的了。因此莫府長處理有關軍務，多半找我研究討論，由我協助

辦理。他待我極客氣有如上賓，愛護則有如子弟；對我這初出茅廬的人真有受寵若驚之感。

廣西在滿清末年成立新軍時，曾向德國定購了一批武器；步槍、機關槍及望遠鏡、工兵器材、彈藥等爲數不少。我到任後正值這批武器由德國運回，全部由我驗收保管。他所屬的軍官對此等武器不僅不曾用過，亦未曾見過，至於武器的構造和性能等知識，則更茫然無所知了。每逢軍官教練士兵時，都必須由我先行講解示範，因此一般軍官對我也都敬重有加。

我在梧州軍政分府工作共有一年又三個月之久，直至民國元年底接到通知前往保定軍官學校升學時，始行離職。在這段時間裏我與莫榮新長官部屬間相處非常融洽，他很器重我，我也非常尊敬他。莫府長雖是舊式軍人出身，但謙虛樸素、實事求是的精神是頗值欽佩的；尤其待人接物極爲誠懇，嗜慾貪濫一無所染，實爲不可多得之長者。可惜不永天年，於民國九年病逝；使我失去一位原期在事業上可以依附的知己。

草莽英雄大義凜然

辛亥革命之役，陸榮廷在廣西參與起義，不久繼沈秉堃被舉爲廣西軍政府都督。嗣後他治理廣西達十年之久。他對民國是功過參半的人物；他的功除參與起義而外，主要是護國之役他能義不帝袁，他的過是護法之役尾大不掉，造成廣州與國民政府以後種種糾紛。陸君幹卿，廣西武鳴縣人，父母早亡，幼年孤苦；稍長因家貧無以爲

炊，乃棄家走龍州，在水口對訊委員辦事處充當士兵。這對訊委員辦事處是前清光緒十一年中法戰役之後，根據和議所設置的邊防查緝機構，中法雙方各在邊境上設置對訊督辦公署，中國的設於龍州，法國的設在諒山。在督辦公署之下，則在各交通要點上分設對訊委員辦事處。水口辦事處是我方對訊督辦公署下轄對訊委員辦事處之一，法方在水口的對岸亦設有相對的機構。

陸在水口辦事處充士兵時，嘗渡河至對岸法方遊覽，爲法方對訊辦事處所養的警犬所傷，陸對此深爲痛恨，曾向對訊委員報告，定要將該狗打死洩恨。對訊委員恐其惹生是非予以制止，陸不聽，遂被開革。以此陸益爲悲恨，遂越河至法境將狗殺死。陸自此逃入山中結黨爲盜，專劫法人。嗣後聚衆漸多法方始終無奈之何。最後受蘇元春督辦收編，以剿匪有功逐次晉升至廣西巡防軍統領、提督等職。

陸雖出身綠林，無新學識，但正因出身寒微故頗瞭解民間疾苦，愛護部屬，且行俠義，故得部屬竭誠擁護。袁世凱僭位之初，爲籠絡他，除授以崇高的封爵之外，並表示將女兒下嫁給他的兒子裕勳爲妻，期結通家之好，不料竟爲他所拒絕。後來陸子裕勳由北京回桂，途中忽然暴卒，陸認爲係袁世凱所毒殺，遂成爲陸氏反袁之一大原因。

當蔡謬（松坡）由北京潛回雲南起義護國，袁電令廣東的督軍龍濟光與陸氏會師攻滇，同時任命廣西巡按使王祖同以會辦軍務爲名從中監視。陸得袁電立予答覆，一方面表示竭誠遵辦，一

方面以餉糈一時籌措不及，必須稍待。同時分電龍濟光除表示遵袁命出軍外，以廣西接近滇邊，爲避免被敵各個擊破之故，須俟粵軍到達桂西一帶後，廣西軍隊方可出動西進。其實，陸此一着的主要目的，一在向袁騙取軍餉以充動員之需，其次在粵軍深入桂西，以便斷其歸路，俾可一網打盡，免貽後患。當時他對內部則聲言，我們過去幫助孫先生打倒滿清皇帝，若今日又擁護袁皇帝，違背國民公意，出爾反爾，有何面目以對國人；由此可見陸的機智與重信義的一面。

陸榮廷的兩通秘電，果然取得了袁世凱與龍濟光的深信不疑；袁得電後即撥發現洋五十萬元給陸作爲軍餉，廣東方面則由龍觀光以雲南查辦使的名義率軍西上，由梧州直達百色一帶。陸於此期間，外示恭順，不動聲色，迨粵軍抵達桂西後，即遣兵斷其後路予以包圍繳械。於是，不僅廣西一省，不待蔡謬派遣前來敦促出師的梁啟超到達，即已通電討袁，廣東的龍濟光在精銳盡失之餘不得不隨後響應。

護國討袁之役，自蔡謬、唐繼堯等人在雲南倡義之後，袁世凱原期以武力鎮壓，並遣曹錕率師入川，準備進剿。其間雖有貴州一省響應於前，但迄廣西宣佈獨立反袁之前夕，入川之護國軍則與袁軍苦戰於敘、瀘一帶，黔軍則受阻於麻陽一隅，其他如山東、上海等地雖曾舉事，亦少進展。當此之時，如陸榮廷竟昧於大義，甘爲袁鷹犬，與粵軍協同拊護國軍之背，則袁氏之敗亡或難如此之速。由陸榮廷於民國五年三月十五日宣佈獨立，聲罪討袁之後，不數日而袁下令撤銷帝

制案觀之，陸氏之贊附共和或大出袁世凱意料之外，而爲促使洪憲皇朝不旋踵即烟消雲散關鍵之所繫也。當時我已由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派回廣西陸軍第一師任見習，依我平時對陸氏的言行判斷，雖然知道他是絕不贊成袁氏帝制自爲的，但我想他未必有此膽量，尤其沒想到他能有此機智和謀略，不但騙取袁世凱的軍餉，還同時毫不費力的削弱了龍濟光的大部份實力，使龍不得不俯首聽命於他。陸以草莽出身，有此智勇，且正義凜然，爲盜則不掠國人，迨掌兵符，能響應武昌之排滿革命於前，復能義不帝袁舉兵贊附共和於後，真是不可多得。可惜他終以學識不足，思想落伍，用人行政追不上時代，以致後來當國父開府廣州誓師北伐之際，竟爲北洋軍閥利用，首鼠兩端，而爲時代所淘汰了。

民國元年，袁世凱以擁兵自雄兩面要挾的手段取得了總統寶座之後，任段祺瑞爲陸軍部長，黎副總統兼參謀部長（由王士珍代），並下令開辦陸軍軍官學校，定於民國二年元月正式開學；同時通令各省，所有各陸軍中學的第一期畢業生，以及第三陸軍中學第二期行將畢業的學生，一律入軍官學校第一期受訓。我於民國元年十一月接到入學的通知後，即向梧州軍政分府莫府長榮新提出辭職。莫最初不准；經我一再表示來日方長爾後定有報答知遇的機會，目前我年輕學淺總希望前輩能栽培我，讓我能多讀幾年書；這樣他才只好答應了。

陸軍軍官學校是選定原陸軍速成學堂的舊址爲校址，位於河北保定，所以後來習稱爲保定軍

校，由陸軍部委派趙理泰為第一任校長。我於民國元年十二月中旬，摒擋一切，束裝北上，逕往該校報到。這次我是取道廣州，乘海輪前往天津，再改乘火車前往保定；初見大海，心胸為之一濶，沿途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均曾短暫勾留，雖只是走馬看花，也增加見識不少。

保定軍校第一期學生，分為步、騎、砲、工、輜重五個兵科，編成十二個連。大多數同學自辛亥革命起義之後，都在各省的軍隊中擔任過各級幹部，有的直接帶兵，有的從事幕僚和行政工

作，職位官階一般都不算小。由於各人在軍事與普通教育上都有相當根基，又經過一番閱歷，其眼界自是不同；而當時學校的教官或隊上官長，多是以往講武堂或速成學堂的畢業生，他們的教育程度既差，官階又低，遂不免為同學們所輕視。入校不久，大家都覺得學校的教育實在離我們的理想太遠，於是在同學們會商之下，推派代表要求陸軍部改派曾留學國外軍事學校畢業的軍官前來擔任隊長或教官。陸軍部長段祺瑞沒有接受學生的要求，學生們便以罷課相抗議。

蔣百里自戕

定良緣

這次風潮鬧得很大，時間也拖得很長。參謀部方面認為學生的要求很有道理，支持學生的意見，結果造成參謀部與陸軍部之間的芥蒂，以至各省的都督也介入其間，紛紛電請陸軍部迅速謀求解決，也有對陸軍部予以責難的。最後陸軍部無法下臺，乃免原派校長趙理泰，改由參謀部的參贊蔣方

震（百里）接替；教官及隊長亦由蔣校長親自遴選派任。

當時陸軍部和參謀部可說是代表新舊軍人的兩個壁壘；陸軍部的人員多是舊式軍人，從國外留學回國，學術思想比較進步的多在參謀部任職。這次風潮的結果，在學校的人事上，是由參謀部的軍人排除了陸軍部的舊軍人，陸軍部的主管人員心懷芥蒂，對由參謀部派任的校長不免存心要加以為難了。

學校換了校長和教官、隊長之後才算正式開學。蔣百里先生浙江海鹽人，是我國最著名的軍事學家。他十三歲入震門，嗣後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及德國陸軍大學；在日本士官係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日本天皇曾親贈寶刀，使日本學生不得贈刀引為奇恥；在德國曾任德第七軍的見習連長，亦極受德軍將領的重視，與登堡元帥並譽為未來東方的將才。當他在日本留學時，與蔡謬、蔣尊簋曾有軍學三才子的美譽。以這樣一位傑出的軍事人材來接任校長，學生們自然是無話可說了。

蔣校長那時還是三十歲不到的盛年，剛學成回國不久，對軍事教育頗有一番抱負，很想將其所學致力於這個培養新軍將校的學府，實現其建軍建國偉大的宏願。據說他從參謀部派來擔任軍校校長時，他曾立下諾言，如果辦不好軍官學校，他願自殺以謝國人，由此可見他的決心和抱負。不料，他的這項諾言，後來竟使他真的演出自殺的一幕，這是他的不幸，也是國家的不幸；雖然他的自殺幸得不死，但學校失去了這樣一位有



筆者的老師曾任保定軍校校長及陸軍大學代校長的蔣百里（方震）將軍

學問有氣節的領導人，實是無可彌補的損失。

蔣百里先生到職後，除了在教育設備教育方法上銳意革新而外，對於精神教育尤其着重，每以日本的大和魂和歐洲的騎士精神來訓勉學生，從日常生活起居，處處以身作則；不到半年已粗具規模，同學們無不對其景佩與敬長。但陸軍部方面因蔣校長是參謀部的新派人物，不僅不予支持，且遇事掣肘，有意使蔣校長的建校計劃無法兌現，藉以打擊參謀部；因此，學校應有的武器、器材不獨不予供給，每月的經費亦常扣壓不發。這種情形同學們最初無法知道，直至當年六月十八日的早晨，始由蔣校長集合全體學生訓話，宣稱目下本校因上方諸事掣肘辦理困難，教育的理想無法實現，自己深感對不起本校的同學和自己的良心，決以一死表示負責到底。這次訓話一反以往的情形，非常簡短，但中間有幾次顯然因情緒的激動而停頓。同學們聽到他決以一死以示負責一句話之後，雖為他嚴肅的話氣而深為震驚，但尚不及料他在說完之後，立即高呼全體學生立正，同時舉槍自戕。這突如其來的舉動，使全校在場員生，一時感到錯愕，繼而為之痛哭流涕，聲聞四野。

百里先生的自殺在一般人看來也許認為是不必要的，飽經世故的人還可能批評他缺少任重道遠，忍辱負重的毅力。但我們發現他的自殺決不是矯揉造作，也不是一時的衝動；完全是出於守信負責的精神，也就是他平日所說大和魂和騎士精神的表現，亦即是為陸軍軍官學校樹立一個千古不朽之模範。他在自殺的前晚曾終宵不寐，痛

哭流涕，並留有遺書給各友好，告知他自殺的理由，主要在信守他的誓言，對他的承諾負責。因此他的自殺頗使學生深受感動，不啻是一種偉大的身教。

他此次自殺雖未擊中要害，但已造成重傷，所幸當時同學們立即將他擡回校長室由校醫予以急救，旋又由他的日本友人，當時任日本駐華大使館的武官，將蔣校長接運北平入日本醫院悉心救治，這樣經過數月之後才告痊癒。住院期間，那家醫院選派專門侍候他的日籍護士，非常仰慕他的才華與氣節，他也為她長期的辛勤守候動了憐愛之心，因而成為一段婚姻佳話；這要算是不幸中之幸了。

由於蔣校長自殺，同學們激于義憤又掀起一次風潮，推舉代表晉京向陸參兩部請願，而且較之上次尤為激烈。結果，陸軍部總算改善了對軍校的態度與支援，同時另派曲同豐將軍前來接任校長，器械經費也如數撥發，學生纔恢復上課。

袁世凱本是一個毫無信義之人，辛亥革命按兵不動弄垮了滿清政府，那只是他陰謀篡奪的手法，並非真有愛於民國；故在取得總統寶座之後，即暗中分化與壓制革命黨人，以期鞏固其權位。

至民國二年刺殺宋教仁的陰謀揭露後，國民黨中有識之士深知袁氏終將背叛民國，乃密謀聲罪致討。袁世凱於是公開下令查封國民黨的機關，同時撤免國民黨中堅份子，如江西之李烈鈞、廣東之胡漢民、安徽之柏文蔚、湖南之譚延闓四督軍，並違法對外借款，準備用武力清除國民黨在南方各省的實力。是年七月，李烈鈞在湖口舉兵，

黃興入南京宣佈獨立，正式爆發了第二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爆發之時，正是蔣百里校長自殺後不久，當時同學們的情緒尚在浮動，且又值暑假時期，於是甚多同學紛紛南下參加。不幸這次討袁的軍事行動旋告失敗，而暑期過後這批南下的同學亦都一去不返。我那年因鑑於前此在陸軍中學時的南京之遊一病數月，不敢再冒暑遠遊，故未南下。是年冬袁世凱野心未死，帝制之心時刻不忘，因欲編組一個模範團自任團長，擴充他的實力，派員來校挑選若干優秀學生，準備在畢業後分發該團充任下級幹部。初步遴選總共有一百多人，我也在被選之列。後來在個別談話時，主持人問及我的經歷，我一時失於考慮，竟將參加辛亥革命的經過和盤托出。他聽了這段話知我原是革命份子，在談話之後，便將我的名字從候選名冊中剔除，爾後遂被派回廣西軍隊充見習官了。當時很多同學為我的愚昧扼腕。我自己也不免自怨自艾，可是這批被選派到模範團的同學，於袁世凱死後，都改編到徐樹錚所屬的邊防軍充任下級幹部。後來在直皖戰中，徐樹錚的邊防軍為直系方面繳械遣散，這些同學竟不知去向了。回想當初我從候選名單中被剔除，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我們保定軍校第一期，於民國二年春開學，經過不到兩年的時間，於民國三年冬畢業。其間兩度罷課，經過三任校長，甚多同學參加二次革命自動中途退學，剩下来的同學雖然總算挨到畢業，但在那短短的時間中加上學校人事的動蕩，所受的教育，效果不無影響。

機關槍第一槍槍長

(二) 涯生馬戎

我自保定軍校卒業後，奉陸軍部分發廣西省內部隊見習。此次卒業的同學，除部份派在陸軍部直接統轄之各師外，餘均按省籍分發回省，因此廣西的同學，多被派回本省見習。那時行伍與學生畛域之分，到處一樣，釀成此種情形或與軍閥割據之局，不無關聯。這次回省見習的學生，將來必然是在省內服務，因此部隊中的官長，對此多少有點不合口味。廣西同學回省的多數是派在第一、二兩師，我與陳桂、周祖晃、蔣餘銓等五人，是在第一師第一團見習。第一師是廣西編練的新軍，幹部多係省內前此講武堂的畢業學員，與譚浩明、莫榮新的部隊比較，自然進步多了，可是門戶之見却很濃厚。該師師長為陳炳堃，師轄三團，第一團團長為黃克昭；我們到團報到之初，黃團長將我們留在團部，兩月後始派往各連，我被派在第一營的第一連。到連後，除擔任值日勤務之外，連長常要我在操場出操或野外演習時擔任指導工作，有時奉派往附近各縣從事兵要地誌調查。那時軍官能够認識兵要地誌的都不多，這種工作，自然是要我們擔任了。團長黃克昭係柳州人，講武堂卒業，與我父親尚有些友誼，待我還算不錯。當時我的眷屬是住在團長公館的附近，因此無事時他常招我到他的家中閒談。

軍校分發的學生，在見習期內是以上士的階級支薪，每月只有十六塊銀圓。那時生活程度低，這點收入維持一個小家庭的開支，還勉強够用。見習的期限本來按規定只有六個月，見習期滿就

可依軍官派任實職；可是我們這批見習官，却幾乎見習兩年之久，若非民國五年討袁之役帶來偶然的機會，也許還要繼續見習下去。因為那時既談不上人事制度，一般軍官都是從行伍中一級一級爬上來的，因之門戶森嚴，如非有特別的機遇或人事背景，便只有在部隊裏無限期熬下去了。

民國五年春，袁世凱稱帝改元洪憲，那時陸榮廷表面上還在敷衍袁皇帝，實際上已決定反袁，部隊根據上級的祕密指示已在加急動員準備一切，忙得異常。此時我還在第一連見習，某天黃團長遣團附謝華嵩來找我，說庫房裏現有兩挺機關槍，問我會不會使用。我說：「我學的是步兵，機關槍是本行，那有不曾使用的道理。」他說：「那太好了！」立即要我隨他前往庫房查看，入庫房後即見兩挺機關槍放在庫房的角落裏，滿佈灰塵且紅鏽斑駁，好像廢品一般，並與我在學校中操作過的不同，不知究是何種程式。當時我心想，無論那種機關槍的連發原理都是一樣，其他各部份的作用也一定差不多的，我這個見習官可能會派上用場了，不可失去這一機會。於是我滿口應著：「好，好，只是鏽得太多，不知內部機件是否仍屬完好。」然後我要他把機槍及零件箱等交給我，待我拆卸詳細檢查擦拭之後，再提出報告。謝團附依我的要求將機槍送來我的寢室裏，我便開始研究，心想，只要機件完整，憑我在學校學得的兵器知識，必可將它弄妥。於是在晚上熄燈之後，我開起房門獨自將機件逐一按序分解，詳細檢查研究每一機件的作用；結果發現各部份機件並無缺損，無論裝填擊發的機能作用均

屬良好。我斷定那兩挺機槍，必是以前從外國買來之後，無人知道使用，以致存置庫房任其塵封生鏽，其實是完全未經使用的新品。經我擦拭、潤滑，並多次分解結合熟練之後，我向謝團附報告，說機關槍已經檢查擦拭完妥，即可使用，要求指派數名老兵由我指導操作，然後再做一次實彈射擊即可，謝一一照辦。

實彈射擊結果成績非常優良，謝團附高興萬分，我也喜出望外；遂將經過報告黃團長。黃令各連中挑選老兵三十名組成機槍隊，由我訓練兩星期。當時我滿以為這新編成的機槍隊的隊長是非我莫屬了；但却大出意外，黃隨即發佈一道命令，派我為機槍隊第一槍的槍長，另一位姓陳的同學為第二槍槍長，歸團部直接指揮，這樣一來我不但沒有獲得晉升，反而降級了；因為我們見習原是上士待遇，而一挺機槍的槍長，按編制階級不過是中士罷了。真不知黃團長心目中認為槍長比見習官大呢，還是有意予以降級。當我們分發見習之初，滿以為六個月期滿就可升任軍官，有些同學還說過見習期滿非上尉不幹，現在見習了一年有餘，不但沒有當上軍官，反而派我去擔任一名槍長；回想早在未去保定軍校以前，我就擔任梧州軍政分府的軍械委員，無論階級待遇都比現在高多了，現在總算混了一個軍官學校畢業的資格，反而連一個少尉排長都當不上，真有些不是滋味。但團長命令已下，斷難收回成命，除非決定不幹一走了之，否則只有忍耐待機一途，且不可稍露慍色。同時我還考慮到，那時正在動員，辭職一定不准，如果不告而別，可能還要落個棄

職潛逃的罪名。經過這一番考慮，我決定以逆來順受的精神暫時幹下去再說，並且積極的按照命令加緊訓練，同時自動的去研究配備行軍所需要的馱鞍等，準備隨時出發。

廣西獨立旗幟東指

陸榮廷將龍觀光所部在桂西繳械後，遂於民國五年三月十五日宣佈獨立，響應討袁，並立即下令分途出發。以莫榮新、韋榮昌兩部由梧州下肇慶，解決龍濟光的殘部。以譚浩明部的部隊直趨欽廉，對西江下游形成鉗形攻勢。陳炳堃指揮第一師及沈鴻英、林俊廷所部分三路向湖南出發；中路經由永州（零陵）向衡州（衡陽）前進，左翼第一支隊以林俊廷所部為骨幹由全州（全縣）出寶慶，右翼第二支隊以沈鴻英所部為骨幹由平樂出龍虎關，經桂陽向攸縣前進，計劃與當時向湘西前進之貴州護國軍相呼應，攻下衡（衡陽）、寶（寶慶），會師長沙。我所屬之黃克昭團為中路軍的先遣部隊，自柳州出發，經桂林、全縣向永州、衡陽前進。在陸榮廷的戰略指導上，初期的作戰重點是指向廣東方面，必須將龍濟光徹底擊潰之後，才能解除後顧之憂。因此初期對湖南方面的行動並不十分積極，直至四月下旬，龍濟光在桂軍入境無法抗拒不得不宣佈獨立之後，才開始向湖南境內前進。當時湖南的督軍是湯壽潛，他是袁世凱的死黨，為緩和廣西軍隊的前進，在四月下旬令零陵鎮守使望雲亭宣佈獨立，自己繼續採取觀望態度。

黃克昭團於到達全縣之後，停留很久；我對這一臨敵徘徊不前的舉措曾深感狐疑。當時機槍隊自出發以來都是擔任團部的衛兵勤務，一天晚

上，團長出來巡視與我談起當前的情況，我向他表示我的意見，認為本團是先遣部隊應及早進入湖南，望雲亭既已宣佈獨立，當不會與本軍作戰，倘望雲亭的獨立是一欺騙行動，也可依本團的積極行動來加以證實，好讓後續部隊到來之前，了解敵方的兵力部署和企圖；若等後續部隊到達之後，本團仍然在此停留不前，似乎違背了先遣部隊的任務；黃對我的意見未表同意，只說你不懂的，我自有道理。又過了幾天時右翼第二支隊

沈鴻英部已進出湖南道縣，左翼第一支隊的林俊廷部已向湖南武岡前進中，中路軍的後續部隊亦已到達，並據報永州望雲亭的軍隊已於兩日前向衡陽撤退，永州已是一座空城，黃團長這纔急忙下令各營連夜向永州前進。為了迅速起見，黃團長令我率領機關槍隊改乘民船，沿湘江順流而下，相機前進。我們於黃昏出發，預期第二天上午到達永州。可是當時正是夏季，江水大漲，船行遠較平時為快，又是黑夜行舟，難辨方向，船上除了一個舵手和衛兵以外其他均已進入夢鄉，及至天明發現已超過永州甚遠。當即靠岸向當地老百姓查明情況，得知敵軍已先一日向衡陽方面退走，遂一面遣人向團長報告沿途並無敵情，本隊續向衡陽前進，並請團長率隊逕向衡州前進。當天黃昏我率領的機關槍隊到達衡州對岸附近，目睹城外河邊尚有甚多士兵搬運行李上船，顯得非常忙碌，我判斷敵軍部隊正自衡州撤退中，但機關槍隊兵力有限，此時顯已孤軍深入脫離本團的主力過遠，不敢孟浪從事，入夜後始於靠近衡陽的上流對岸登岸，露營度過一宵並作零星擾亂性的射擊，表示我軍業已到達。第二天拂曉，我派出兩組哨兵向江岸碼頭方面搜索，發現敵軍已悉數

渡河向北退走，我遂以一個機槍隊不足五十人的兵力佔領衡陽，不久團部與部隊亦迅速趕到。黃團長來到後，又要我率機槍隊仍乘原船向株州搜索前進，當時我心想，他前此在全州是那樣遲疑，現在却又如此輕率，暗自納悶。但看他語氣非常嚴肅，我又不能不遵照命令行動，後來才知道陸榮廷對他在全州的遲遲不前頗為震怒，並予以記過處分。

由衡陽到株州乘船順流而下，最多一晝夜即可到達。我深感這時已進入湖南的心臟地帶，再不可輕舉暴進，於是循東岸慢慢搜索前進，沿途亦未發生情況。抵達株州後獲知所有北軍均已向北撤退，湖南亦已宣佈獨立，乃在株州停止，並遣人向團部連絡。湖南自黔桂兩省相繼獨立後，不少黨人志士在各地自組民軍，準備響應討袁，惟在袁世凱嫡系軍隊監視之下，不能有所行動，至五月初黔桂兩軍分別自湘西湖南進入湖南，袁軍不支向北節節撤退之後，各地組成的民軍遂乘勢而起，截擊向北撤退之袁軍，迫使湯壽潛不得不宣佈獨立，以求保持其督軍地位。我到達株州後不久，有一軍官帶着湯督軍致陸督軍的函件前來接洽，大意謂湖南已於五月廿七日獨立，現袁軍已退出湖南，請貴軍暫在株州、澧陵、衡山一帶停止，以免發生誤會，餘候面商。我當即將原函專送衡陽團部處理，旋奉團長命令囑本隊即在株州停止待命，團部亦隨後來到株州，師部亦推進至衡陽，除右翼沈鴻英支隊自醴陵繼續前進直達長沙城外始行停止外，其餘廣西部隊概在湯督軍要求之線停止前進，等待會商，入湘桂軍之事行動至此亦告一段落。